

司马敦

梁晓声 著
SI MA DUN



DA ZHONG DIAN DU
大 众 点 读

司马耕

梁晓声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司马敦/梁晓声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 1998. 10
(大众点读)

ISBN 7-5071-0489-3

I. 司… II. 梁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 第 27304 号

司马敦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白广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

发行部电话 (010) 68320635 68320636 2362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32 印张 3

字数 38 千字 印数 1-16000 册

ISBN 7-5071-0489-3/I·438

定价:5.00 元

1

“杨彩凤，你今天还不打算开口么？”

犯人的头，缓缓地，缓缓地抬了起来。那一双大而且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充满敌意地瞪着司马敦。它们亮得像镀了层釉似的。只有介于成熟和单纯之间的少女的眼睛，才会那样的清澈美妙——如果并不充满敌意的话。

犯人刚刚触摸到她的十八岁。实际犯罪时才十八岁又二十一天。

“杨彩凤，这已经是我第七次审你了，对不对？每次我都耐心地提醒过你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

严,对不对?”

女犯那双瞪着他的眼睛,渐渐地,渐渐地眯了起来,同时嘟哝了一句什么。

司马敦从审讯桌后站起,走到女犯身旁。

“你刚才说什么?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要求你再说一遍,因为我没听清楚。”

他弯下了腰,双手撑着膝盖,注视着女犯那张鹅蛋形的脸,那张脸镶上一双大而且黑白分明的眼睛怪讨男人喜欢的。

五十九岁的老刑警司马敦将

女犯逮捕的那一天心里就曾暗暗想过——如果自己有这么一个女儿多好啊！但她是拐卖了五个儿童，并使一个儿童致死的罪犯，无论她交待或者不交待，坦白或者不坦白，服罪或者不服罪都将被判处死刑。不判她死刑，不足以平民愤，不足以体现出法律的威慑性，将要射入到她脑袋里的那颗子弹，是早已替她预备着了，只不过执行死刑的日期，要定在她彻底交待以后罢了。只不过她自己还想不到这种下场罢了。

女犯冷笑了。

“我刚才说，滚你妈的！”

那冷笑在她脸上溢开，犹如一圈圈涟漪溢开在一塘死水的水面。这是她七次被审以来第一次开口。她在用她的冷笑告诉他——她轻蔑他。

司马敦直起腰，绕到女犯背后，他真恨不得扯着她的头发，将她从椅子上扯起，抡到墙角那儿，接着狠踢她一顿。不是由于她被审七次了什么都不交待，不是由于她对他的轻蔑，而是想替那些丢失了男孩儿或女孩儿的父母们，祖父母们，外祖父母们，以纯粹个人的方式向女犯讨一个公道……

事实上他的手已经抬起,但却以超乎以往的理性努力克制着未扯向她的头发,而是习惯地摸向自己的后脖梗,随之命令自己将那只手揣进了裤兜里……

2

司马敦在他的同事们之中当然是警龄最长的一名老刑警，却从来不是最受尊敬的。他们甚至常拿他寻开心，每每揶揄他已经快退休了，却仍是一名普通警员。尽管他们这样揶揄他时并无恶意，甚至还有替他抱憾的成分，但他的自尊却一次次受到了严重伤害。他没得过勋章，没立过功，也没受到过任何表彰或嘉奖，当然也就一次也没被破格提拔过。他的刑警生涯平淡无奇。只不过抓到几次小偷。如果说在别的行当，对于别的人们，年龄和从业时间的长久也是一种资本的话，那

么在这个地区辖治下的小市的公安局,年龄和从业时间的长久恰恰是他的一种尴尬。好比某些从来也没参加过重大赛事,渐渐老在了体校的运动场上,而且不可能转为教练的运动员一样。

司马敦逮捕到女犯杨彩凤,纯系一次偶然的机遇。一个多月以前,在列车上,他第一次见到她。他从家乡料理完老母亲的丧事回来。她刚上火车,怀中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可爱的男孩儿,右手拎着一个看去不轻的皮箱,从过道朝前走,目光四下寻找着座位。当时她烫着发,脸上化着恰

到好处的淡妆。衣着也很体面，看去像是一位俊俏少妇。车厢里并不太挤，但是也没有一个空座。她的目光虽然在寻找着空座，又分明的，并不寄希望于有人主动起身让座给她。她似乎确信在前几节车厢里准会找到空座，又似乎打算在下一站就下车。

司马敦当时是有座的，他坐在自己靠过道的座位上，望着她左顾右盼地走过来。他望着她的目光不无研究的意味儿。这是一种职业本能。他觉得作为母亲她看去未免太年轻了。年轻得竟令他有几分困惑不解——难道早婚

早育也开始是这时代的一种时髦了么？但也就仅有几分困惑不解而已。他当时绝对地未对她产生丝毫怀疑。

因为她的表情看去是那么的泰然自若，甚至还有几分初为人母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似的。前四次拐卖成功，已使她培养起了一种特殊的犯罪心理方面的自信，而且积累了不少随机应变的经验。一次次冒险一次次化险为夷，渐渐地，她变得狡猾了。她的狡猾是用她温良的外表巧妙包装了的。如果说她的最初犯罪目的只不过是积攒一大笔钱，那